

韓昌黎全集

一函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雜文

瘞硯銘銘或作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公與元賓皆貞元八年進士也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歎窮泰未嘗廢

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此下或有間字褒斜地名役者劉膺誤墜之地毀焉

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斯聞作期非是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

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公作此傳當時有非之者張籍書所謂戲謔之言謂亦指此舊史亦從而為之

其後又答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誅也云云則文章固自有知音者哉○李肇國史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談數亦謂此傳似太史

公筆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柳集二十一卷

毛穎者中山人也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眊禮記兔曰明眊佐禹治東方土句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

地死為十二神今按東方卯位此正為下文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而言也然兔與卯皆

不屬土與方所引孔說不合又不見其所吐何者可養萬物兼治東方為句語意亦似未足唯參同契云兔者吐生光則兔乃有吐義然似亦只與下文當吐而生之說相表裏止

是自吐其子而無吐養萬物之意未見其必可据也若作治東方土而自為一句但以平水土而言則於語勢無闕而下句養萬物有功為秦庶鮮食之義意亦自明故今且从諸本其以十二物為十二神相承已久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亦未見所從來并闕之以俟知者

果然

見本草

明眎八世孫觀蜀本音奴鉤切爾雅免子勉郭注云俗呼曰魑魍與魑同論衡曰免紙毫而卒及其生子从口而出名曰魑

萬切廣雅云觀免子

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城

事見淮南子

騎蟾蜍八月其

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鏡

者下或有號東郭三字或有號東郭鏡而無曰字說文狡免鏡戰國策作逡音俊

狡而善走與

韓廬爭能廬不及廬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

鵲或作捉廣雅曰韓廬宋鵲犬屬字林捉音鵲宋良犬也

秦始皇時

蒙將軍恬

製筆自恬始

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

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也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失

召左右

庶長與軍尉

或無右字非是

以連山筮之

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

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

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

音夫

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

遂兼諸侯乎

筮詞皆用古韻詩祈父予王之爪牙靡所止居古牙居通髦與資亦然一云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毫為被非兔毫也公豈它

有所自邪

今按髦資與居書叶今北人語猶謂毛為謨公作董生詩資與書漁叶皆可證也

遂獵園毛氏之族拔其豪

或作毫非是載下之豪同

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

城子

或無曰字

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

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夫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

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皇上或及太子

扶蘇胡亥丞相斯相下或有李字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

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雖下或有後字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

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

不中程不得休息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

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

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秃又所舉畫不能稱上意摹或

上嘻笑曰嘻或作喜非是中書君老而秃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若今若對曰

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管城惟居

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左氏僖二十四年富辰之言

戰國時有毛公毛遂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或無為字春秋之

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或作毫非是始皇封諸管城諸或作之世遂有名

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見或作幸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

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華傳

方云閻本無此篇劉龍圖燃云或言此篇不類退之文及得本校果

然抗本文粹皆錄洪謂始錄於歐公非也○今按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

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着完衣宮中號為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中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却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廩正月晦卷死世作廩棄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也

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于雲逐貧賦然文采過逐貧矣晁無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遭時若有物焉為之故託於鬼譁彼窮我者車船飲食謝而遠之而窮不可去也則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卒歸於正之義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

或有複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與糒爾雅云麥也

周禮饌餌粉餐糗糧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糗之良切

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

三揖窮鬼而告

之曰聞子行有日矣

無矣字

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糒

日吉時良利

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廣風

○廣音霍又

與雷爭先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善欬嚔嚔

霍號切歎許勿切

毛髮盡堅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

在孩提吾不子惠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

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敗陵太學四年朝齏齏鹽惟我保汝人

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議有

聞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鼻臭香○與許糗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

知可數已不已與以同以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或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為真不知也邪予之朋儔非六非四朋儔或作儔朋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

私立名字握手覆掌○振力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目或語言無味者皆予之

志也其名曰賀窮名上或矯矯亢亢惡圖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

與名摘抉杳微○抉於高挹聲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曰文上或不專一能怪怪奇

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血肝企足以待寘我饑寒凡此五鬼為吾五害飢我寒我興訛造

訛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

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

癡淮南子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又抱朴子凡人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惟或作乃與天通攜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

肥甘慕彼糠麤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之或作入公此篇終云廷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韓昌

之意而為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韓昌

鱷魚文

鱷或作鰐朱居靖公秀水間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

之任鼻也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廟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數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為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

維年月日

或作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史刺史韓愈使軍事銜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

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擗及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列新書作邇方云音力制切遮道也罔或作網或作網方云莊子擗鱉言刺也字从手之外或無之字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

或無後

王二字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或無蠻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

哉潮或作湖而無海字或作嶺海而併無潮湖字○今按此言潮州乃嶺海之間去京師遠也但公於潮州亦有祭太湖神文則只作湖嶺亦通更詳之鱷魚之涵

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

今字閩本在子字下非是

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

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

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

安谿潭

睥然方云左氏睥其目睥目出貌安上或有下字不或作而或無處字○今按此恐有脫誤疑當云睥然不去據溪潭食民畜云云乃是更詳之○睥何版切據

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

亢拒或無亢字長雄漢薛宣傳上黨少豪

俊易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或作身或作中云洪謂中身也禮曰文子其

本皆通然意新史

睥目出兒本或作睥睥息咨反視也方云或校作睥睥窮視

作心為近故从之仙仙睥睥

免莊子睥睥然在微鱷之中○今按恐當作睥為是○仙悉

胡典切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

或作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

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

或無言字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鰕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

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

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

與冥或無冥字與冥或無冥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或無吏字

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而為或無而字刺史則選材技吏民

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六終

昌黎先生集卷第三十七

行狀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

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

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題中或無支度二字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一本有皇

任開州新浦縣主簿九字公嘗從晉於汴州為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為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司馬溫公考異以為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為相時事止於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

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

公在原

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聞

選下或有既以字

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

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

圓為楊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

貞元二年二月以前汾州刺史崔圓為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

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

各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

下沒切

立可敦詔公兼侍

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

大歷四年五月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奏晉為判官

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壇取回

紇力焉

作取

約我為市馬

市字絕句方以馬字屬上句而復出馬字連下文為句非是

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

乎取之

作乎

涵懼不敢對視

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壇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

為市為賜不既多乎

公與或作公為與上或無而字為賜或作為爾賜

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

也

至上或有五字而無吾字皆非是

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

或無

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

校焉爾之父子寧而蓄焉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

是下或無其字

既入相率南面

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

兩舉或作舉兩此用莊子盜跖大怒兩展其足也或無復字

自迴紇歸拜司勳郎

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

德宗

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

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

未盡或作始盡

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

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

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建中四年十二月以晉為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

於是朱滔

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

人下或有心字或有心字無大字

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

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

興元元年三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

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

與上或公之過未有聞於

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有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

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

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幾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

或無故字

公何所

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

司

罪下或有於字

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

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

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

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

下或有之字

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

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

貞元二年七月以晉為尚書左丞被黜復拜太常卿

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五年正月以晉為

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

言

以或作已

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

句天下安

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

也故其事卒不聞

或無複出天下二字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

或作已

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

部尚書

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

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質中書侍郎

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

兵上或有拜字非是

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

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

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

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

入謝上語問日晏

謝下或有還字問日晏三字或作移時

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

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

防禦使

或無州字

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

或無由字

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穎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厯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

遊無度

或無畋遊字無度或作無幾考之傳士寧每畋獵數日方還或本非是

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節度一

年

度下或有使字

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

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

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

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園田明日食中牟逆者

至者下或無至字非是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及或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譴聲庶人壯者

呼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湊代之或無初字及鞏聞亂歸士靈萬榮皆自為而

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

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

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厚士靈懼復加厚焉懼下方有不字云士靈懼其無

以繼也若去不字則下文皆衍○今按士靈萬榮專命竊據故懼士卒之圖已而復加厚焉專上下文未見其惜費而薄之之意也況以下文又加厚每加厚推之不字之衍甚明

方說至萬榮如士靈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

誤矣故士下或有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

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明日二字或作時非是初玄佐曹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萬榮惟恭

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早幕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

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

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朝廷

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

故亂兵租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叔度為人能

從軍中職事脩人俗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

事下或有既字俗或作民蒼烏舊本多作蒼烏

惡之家語蒼烏雁也瑞應圖有蒼烏

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咸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

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

祭吊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歛既歛而行

或無既於行之四日汴

州亂

乙酉以長源為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上頤等

故君子以公為知人

知或作智

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

濁流洋洋有闕其郭聞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

完公歿矣人誰與安

人誰或作其誰按外集作其非是

今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

妻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

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

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解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

為祕書省著作郎溪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解為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

行

諸本溪作全溪解作全澥考世系表董溪志溪澥皆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或無為大理評事五字

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

或無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謹狀

或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或無薦字盧度也喜嘗為度作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修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修後

一年喜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右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

年竟無知遇

或無知字

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

或作有司

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揜卷長數

長或作而

去年愈從調選本欲

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

或作難

遽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

絕下一有無字

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

關竊旅道路見王公數百

王公下或有大人字或有貴人字

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

塗老死朝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予鬱為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

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

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

乃下或有為字

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

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過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

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為知己者死

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或無複出四字不其或作其不

閤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閤下者非為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閤下之

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德宗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分命祈禱山川秋七月

列其曰雖非朝官蓋未為御史時也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

舉選一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

作選舉

憐閤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

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

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

分上或無萬字

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

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

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

職歟

公羊傳咸五年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以民為人避太宗諱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